

# 冬日里的枇杷花

◎ 陈晓明

我们的小区虽不大,但花木却不少,仿佛是时光的调色盘,每一季都被涂抹上截然不同的色彩与芬芳。

春天是从一场盛大的“花事交响乐”开始的。望春玉兰,以它那冰清玉洁的身姿,奏响了华彩的乐章。紧接着,春梅用它那虬曲枝干上的点点嫣红,带来了傲骨与希望。最热闹的,莫过于那如云似霞的樱桃花。一夜之间,犹如千万只粉蝶栖息枝头,微风拂过,花瓣簌簌飘落,铺就一地绚烂的“花吹雪”。那是一种青春的、不顾一切的美,热烈而短暂,让人在惊艳中也不免生出一丝对时光易逝的怅惘。

夏日的序曲,则由柚子花奏响。那是一种怎样霸道而纯粹的香啊!柚子花开时,硕大洁白的花朵缀满枝头,香气浓郁到仿佛能将空气凝固,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一口甜甜的蜜。它不像樱花那样诉诸视觉,而是直接以嗅觉的风暴席卷整个庭院,宣告着夏日的到来。紧随其后的,是槐花那一串串风铃般的素雅,它的甜香则要内敛得多,是一种温柔的、沁人心脾的陪伴,为炎炎夏日带来一丝清凉的慰藉。

而秋天,无疑是桂花的王国。小区被桂树温柔地环绕,楼与楼之间,小径之上,皆是它们婆娑的身影。当秋风凉爽,那甜得化不开的香气便毫无保留地弥漫开来。它钻进你的衣领,潜入你的梦境,霸道而又温柔,让整个世界都浸泡在一场盛大的甜蜜之中。那是

丰收的味道,是圆满的味道,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最张扬的幸福。

然而,再盛大的演出也有落幕之时。当最后一抹桂花被秋风带走,那浓郁的甜香终于消散在日渐清冷的空气里,小区仿佛被抽走了灵魂,陷入一种萧索的沉寂。我们习惯了那份喧嚣的芬芳,此刻的空旷便显得格外寂寥。

就在这片沉寂之中,一种不事张扬的生命,开始了它独有的绽放。它就是枇杷花。

我们小区的枇杷树多,我们这批老住户,对它总有一种特别的偏爱。我们这帮人,年轻时,一批从菁菁校园走出,带着理论与热忱;一批从火热军营转业退伍,带着纪律与坚毅,不约而同地汇入了金融监管与服务洪流。如今,我们大都退休了,当年的严谨与锋芒,已沉淀为岁月的从容与平和。我们经历过人生的“春华秋实”,见证过行业的“盛夏繁华”,如今,我们更懂得欣赏这冬日里枇杷花的沉静与力量。您说它“承前启后”,这四个字,如同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们心中对它所有情感的闸门。

我窗前的那两棵,便是我冬日里最忠实的伴侣。从深秋开始,那些锈迹斑斑的、米粒大小的花苞,便在深绿的叶片间默默孕育。它们不声不响,只是静静地积蓄着力量。终于,在某个清冷的早晨,你会惊喜地发现,第一朵花已经悄然绽放。

那是一场缓慢而坚定的色彩演变。起初是带着羞怯的浅白,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试

探着冬日的温度;渐渐地,它们变得雪白,在萧瑟的背景下,一颗颗倔强的星辰;最终,它们会染上一层温润的鹅黄,黄白相间,宛如岁月在其上留下的温柔笔触。这变化,是一首无声的诗,诉说着关于耐心、关于坚守、关于在寂寞中完成自我蜕变的故事。

它的香气,也是冬日里的一股清流。不是桂花那种扑面而来的甜腻,而是一种清冽、温润的香。你需要静下心来,在冷空气中细细寻觅,才能捕捉到那一丝沁人心脾的气息。这香气,是一种提醒,提醒你即使在最寒冷的日子里,生命依然以它自己的方式呼吸、律动。

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些被它引来的野蜂。在万物休眠的季节,看到这些小生命围绕花朵忙碌,你会由衷地感叹生命的坚韧与奇迹。枇杷花以它朴素的芬芳,为这些在冬日里艰难求生的小生命提供了宝贵的能量。它不只是在开花,更是在维系一个小小的生态,在传递一份无声的慈悲与希望。

由此,我常常在窗前凝望这两棵枇杷树,陷入深深的思悟。

我们这群人的人生,又何尝不像一场花事?年轻时,我们或许有过樱花般的绚烂青春,有过柚子花般的馥郁壮年,也曾曾在人生的“秋天”收获过属于自己的“桂花”。那些成就、荣誉与他人的赞美。那段时光,我们意气风发,香气远播,是金融战线上的中坚力量。然而,人生总有“冬天”。于我们而言,这

便是退休后的宁静岁月。很多人在“冬天”里选择了沉寂与等待,但枇杷花告诉我们,“冬天”本身,也可以是一种生命的姿态,一种更深刻、更内在的绽放。我们这群老友,退休后的生活依旧丰富多彩。有的背着“长枪短炮”,捕捉最精彩的画面;有的结伙在公园河边闲步,谈笑风生;有的埋头书海,写诗作文;有的在“金融茶座”上依旧激辩;有的在合唱团,歌声雄浑嘹亮,在书法班里挥洒墨香;还有的喜好冬泳,在江河湖泊里搏击白浪。我们不等待,我们在行动。我们的“冬天”,像枇杷花一样,不与百花争春,只在自己的时区里,做最好的自己。

望着窗前这两棵枇杷树,我仿佛看到了我们这群人的人生境界。那是一种经历了世事沉浮后的从容,一种不被外界评价所左右的笃定。它让我们明白,生命中最重要,有时不是你开得多绚烂,而是你在无人问津的冬日里,是否依然有开花的勇气和力量。

枇杷花,这冬窗下的信使,它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冬日里的一抹亮色与一缕清香,更带来了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坚守的深刻启示。它让我们在繁华落尽之后,依然能感受到生命的脉动与希望的延续。我们不再为逝去的绚烂而感伤,而是学会了在沉静中欣赏坚韧的力量。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一时的绽放,而在于整个过程的丰盛与厚重。暮年就像枇杷花,我们在最冷的季节里,活出了最温暖、最从容的姿态。



## 跨年夜的雨

◎ 剑及履及

跨年夜的雨,留不住疾驰的北京吉普,却留住了象形文字的思绪。

跨年夜的雨,淋湿Mate X5的交响曲,也淋湿了故人之约的欢娱。

跨年夜的雨,雨丝斜织着香城泉都的夜,慢慢漫过温泉的小巷大街。

跨年夜的雨,缓缓汇集樟树叶和枫树叶,仿佛在私语着彼此的关切。

故事分享,碰响2025年的跌跌撞撞,碰响2025年的匆匆忙忙。

闲话家常,话别乙巳年的夏雨秋霜,话别乙巳年的春种冬藏。

乙巳年,我把平凡磨成光阴,也曾踏过乡间的泥泞,也曾遇过村民的热情。

乙巳年,我把简单绘入光阴,也曾听过十六潭的鸟鸣,也曾品过青龙山的宁静。

乙巳年,我把奋发酿作光阴,也曾做过企业家精神在咸宁的特别报道,也曾写过千字当头奋发有为的专题材料。

乙巳年,我把山水画作光阴,也曾走过黄陂山的羊肠小道,也曾看过陆水河上的轻波微涛。

回望去年,每一次坚持都照亮前行,每一次转身都邂逅风景。

梳理去年,只因有不肯停歇的干劲,只因有不敢懈怠的小心。

展望来年,积攒萤火般的能量,披开雾霭般的惆怅,前行自带微光。

叩启来年,不惧长路滂沱,不畏风疾雨狂,策马游弋草莽。

跨年夜的雨,淅淅沥沥,洗濯些许痕迹,阳台上的三角梅枝枝相依,花盆里的百合亭亭而立。

跨年夜的雨,滴滴答答,催生些许向往,如雨润涸河,清澈如初望,如雨沐游山,巍峨若脊梁!

## 雪原没有马

◎ 周承强

在雪原不要睁眼只管策马奔腾起伏的雪花就是云朵覆盖一切甚至超越蓝天的漫漫多硬的心到此也柔软如水它们不是雪啊,是远行的人一阵阵踉跄着跌向远方一个披红斗篷的女骑手送行天空上飞过的鸟群跟着学样仿佛要让这片雪原记住什么记住那位不再回来的亲人走时的模样我终于明白在辽阔的雪原没有马,只有雪花不停地奔腾咆哮

## 几枝

◎ 镇九州

抱淤百万方  
铺展十公里  
波光在稿纸的折痕里  
投水的注脚  
节气翻至小寒  
几枝花朵吐蕊  
红梅 白梅 胭脂梅  
三声鸟鸣破晓时令页码  
橡皮槌奏响琴键  
白鸢叼起半枚音符  
游鱼在倒影的楼影里  
拆解桥的封缄  
木棹道 拉长午后  
青蓝暮色浸透时  
我们都是河未写完的  
那枝暖冬

## 打平伙

◎ 喻雪金

“若雪,今晚在我家打平伙,你一定要来啊!天气冷,记得穿暖和些!”成叔在电话那头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宏亮,中气十足。

打平伙,这风俗细究起来,怕是有些年头了。听老辈人讲,古时候祭了神,乡亲们便聚在一处分食祭品,那兴许是打平伙最早的源头。

如今的日子,早已大不同了,谁家的冰箱里,都能随时拿出几样硬菜;谁家的储物间里,都放着几坛酒。于是凑菜的方式变成了各家轮请,还是叫“打平伙”。形式变了,菜品丰盛了,但那股热闹劲儿,却没走样。依旧是围着一张桌子,分享着同一个火炉里煨出来的暖意。

幸福村的人,骨子里都留着冬日聚暖的向往,北风一起,那“打平伙”的心思便活络起来。我这个外来的驻村干部,闲暇的时候,会骑车去镇上,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精心挑选一些新鲜的蔬菜,轮流到那些留守老人家中,借他们的锅灶做一桌菜,邀请一群人打平伙。

此时听到成叔的邀约,我突然想起昨天为了山界吵得剑拔弩张的红叔和大强,心里一动:“成叔,今天到阿明叔家打平伙,我负责买菜做饭,你负责约人,记得一定要叫上红叔和大强!”

跟成叔说明我的意图后,我便骑车往镇上赶。鱼肉蔬菜买了沉甸甸的几袋,直接送到明叔家灶房。“晚上在您这打平伙,菜我准备好了,您二老千万别张罗,等我傍晚来弄。”

四点多再踏进明叔家院门时,一股熟悉的、暖烘烘的喧嚣便扑面而来。成叔挽着袖子在剖鱼,明婶在切菜,砧板上传来有节奏的“笃笃”声。火炉上方的吊锅里,排骨藕汤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将半间屋子都笼罩在温暖的雾里。昨天还梗着脖子、吼声震屋的大强,此刻却闷声不响地守在灶边,正专注地做着红烧肉。红叔则坐在火炉边,捧着一杯茶,眼帘低垂,只盯着自己眼前那块火炉砖。

我脱下外套,挽起袖子,加入喧腾的劳作。屋里的香气越来越浓,越来越复杂。腊肉的浓郁、红烧肉的酱香、鱼汤的鲜美、柴火饭的焦香……一层层叠加,一丝丝渗透,将空气酿得香喷喷的。

明婶一声吆喝,大家相继入座。大强和红叔一左一右隔桌而坐。两人依旧不说话,却也没有刻意挪开。

“这鱼汤鲜,豆腐入味!”  
“大强这红烧肉烧得好,比饭馆上的还好吃!红叔,你尝尝。”

酒过三巡,气氛愈发热烈。话题天南地北,笑声此起彼伏。有意无意的,有人提起红叔刚从外乡迁回时的旧事,说那时大家是如何欢天喜地地为他家筹谋。

一直闷头喝酒的红叔,忽然瓮声瓮气地插句:“那年得亏大强他爸,不仅去几十里外的白镇帮我往家里挑东西,还主动让我用旱地换他家的菜园地。”

全桌静了一下,大强端酒杯的手顿了顿,没抬头,接了话茬,声音有些干涩:“我到白镇读二中时,也没少到你家吃饭。”

又是一阵沉默。红叔端起酒杯,没看大强,只对着桌面,粗声说:“千年田地八百主。要论祖业,本就一个祖宗。”

大强也端起酒杯,依旧没抬头:“若雪昨天提的方案其实不错。”

没有道歉,没有明确的妥协。只有两句没头没尾的话。杯子在空中,隔着满桌的菜肴,然后各自收回,仰头喝下。

我与成叔相视一笑。端起酒杯转入另一个话题,桌上的声浪更升高一层。  
火炉里的柴火燃得正好,将一屋的笑脸映照得通红透亮,暖意盎然。那光,那热,仿佛能穿透了墙壁,一直照进这黑沉沉的夜色里去,连成一片无声的、温暖的星河。

## 寻梦龙虎山

◎ 游强进



知道龙虎山,还是少时看过的《水浒传》第一回写的“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近日,我们从南昌驱车鹰潭,来到了这里。说也奇怪,一路上颠簸与尘嚣,在踏入这山门的一刻,竟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抹去了。空气是润的,带着一种草木的、清冽的甜意。这甜意不黏腻,是透明的,凉丝丝的,直渗到人的肺腑里去。我的脚步不由得慢了下来,仿佛快一步,便会撞破了这满山幽寂的、薄如琉璃的帷幔。举目望去,那著名的泸溪河,便如一匹揉皱了的、青碧色的软缎,静静地、却又毫不停歇地,从山的深处流淌出来。水是那样的静,静得让你觉着它是不会动的;只有那山峦与云彩的倒影,在水里微微地、梦一般地荡漾着。

两岸的山,如屏凤似的立着,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大自然亿万年的鬼斧神工,将龙虎山雕琢成奇峰突出、秀出天外的瑰丽风光。《水浒传》称其“远看磨断乱云痕,近看平吞明月魄”“恰似青黛染成干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经了千万年风雨的剥蚀,上面布满了纵横的裂纹与孔窍,像一张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又像一卷无人能识的、天书般的文字。忽然想起陆游的诗句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情此景,虽无柳暗花明,但这山水的开合、幽明的变化,却也给人一种绝处逢生的喜悦与禅意。

这龙虎山的山,与别处不同,少了些连绵的、逶迤的势,却多了一份孤峭的、奇崛的意。它们一座一座地,各自独立着,

却又遥遥地呼应着,像一群沉默的、披着黛青色道袍的仙人,正凝神对弈,忘了岁月的流逝。那丹霞的赤红,是它们亘古不变的面色。这红色,在近午的日光下,是暖的,亮的,像一团团将熄未熄的、温和的炭火;而在清晨或薄暮,它又会泛出冷冽、沉郁的紫蓝色来,又像是一面面古香古色的屏凤。

龙虎山最奇的,是那临绝壁之上的悬棺了。那些棺木,静静地躺在高高的、人力几乎不可及的崖洞之中,像一个巨大的、古老的谜语。它们的主人是谁?属于哪个久已湮灭的部族?在那铁器尚且粗糙的年代,他们又是凭着怎样的智慧与勇气,将这沉重的安息之所,托付给这白云与飞鸟才能抵达的高处?我仰着头,颈项都有些酸了,却依旧看不分明。只觉得那一个个黑洞,仿佛是一只只眼睛,深邃地、漠然地俯视着底下这一溪流水,一代代如我一般的过客。它们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这流动的碧水,这嬉游的鱼鸟,这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的山花,在它们眼中,怕也只是弹指一瞬的风景罢了。热闹属于岸上围观的人们,而它们只有永恒的沉默。只有每天表演的崖墓仿古升棺,将这遥远过去的神奇又重现于游人的眼前。

坐竹筏游泸溪河,本是龙虎山旅游的正途。当竹筏划起,便真是滑入了一幅巨大的、活着的青绿山水长卷里了。水声潺潺,是这画卷里唯一的、流动的音乐。这水声衬得四周愈发地静了。那水是碧莹莹的,看得

## 丝弦落处悲风起

◎ 丁光辉

出墙报,不时有编者程日新的名字出现,还“夹杂”着他的文章。经打听,他是老乡襄阳人,写得一手好字,我就慕名拜望他。

程日新老人大市,往年是个提琴戏窝子,他父亲是台柱子之一,他自幼受到熏陶。改革开放后,文艺迎来春天,提琴戏在襄阳如春笋般勃发,程日新自然关心和高兴。2002年,襄阳第五届提琴戏艺术节后引起他和饶浩良先生的深思,写了篇“别让提琴戏变调变味”的文章。

2007年,程日新当选襄阳县第二届提琴戏协会会长,我被选入理事行列。2010年,襄阳拟将《双合莲》传统提琴戏改编为电视剧剧本。后来,该电视剧剧本在央视戏曲频道播映,一时间沸腾襄阳城乡。

君今离人世,提琴可问谁?程日新任提琴戏会长十余年,将提琴戏推到了央视播

放;成功举办了三届襄阳提琴戏艺术节;他与饶浩良先生联袂编撰,首次出版了《襄阳提琴戏剧志》,编写了《提琴戏之恋·人物志》;抢救性录制保存了大量提琴戏传统声调录音;争取以县政府名义申报将提琴戏列为省政府第十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争取县政府命名授予了一批“有突出贡献的民间艺人”;促使提琴戏研究文章在《中国艺术报》上发表。这些无不说明,在程日新的带领下,襄阳提琴戏事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程日新一路风雨一路情,一路功德昭日月。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个有品德的人就像太阳,日德其新。是啊,日德其新是程日新的网名,可以说是他人生的座右铭,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此生程日新,日德其新。